

水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一



宋紀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睿字元永太祖六世孫秀王侑之子也初高宗魚子

十七年壽六十八崩于重華殿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仁恕魚可乘之釁南北講和俱得休息矣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

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劉永新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魚歲不然魚節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兼至始與終魚倦可謂於子道魚虧者矣夫帝王得養其父古今罕見也漢高帝唐文皇化家為國致其父於崇高富貴之極然太公擁篲迎門高帝奉王扈上壽自謂臣所就孰與仲多文皇使尉遲敬德環甲持盾迨神堯于海上壽自謂臣所就不知太安宮之熱則其開拓顯揚之功雖遠過孝宗也而怡愉順承之心殆弗及之矣若孝宗豈不可稱哉或謂孝宗以旁支入繼大統

於其所慮其後者已以不賞之業而傳之魚窮感當何如焉感所以能孝也前非
英宗之為人所感也意是道君子病之今豈魚也感焉所以能孝也前非
如其善為有所感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其魚所感而不為善者乎
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其魚所感而不為善者乎
乎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其魚所感而不為善者乎
者乎如以其善為有所感而為不之尚也則將其魚所感而不為善者乎
毫而率天下之人而群然趨於不善者亦謂此之言矣抑高宗未甚衰
吾觀而漢世所都篡竊而武宣之德澤盛于文景若武帝一子長沙定王
哀平短世所都篡竊而武宣之德澤盛于文景若武帝一子長沙定王
之後起而為東漢傳之二百年一子中山清王之後起而為蜀漢傳五
十年復漢舊物于再失之嗣而宋之基業本于藝祖若太宗者有德
者也北符舉族南渡之嗣而宋之基業本于藝祖若太宗者有德
之後為孝宗傳三帝一子德昭之後為理宗傳五帝續宋帝系于再
絕之餘夫善積餘慶而惡積餘殃理之常也聖人謂有家者且然則
未宜乎遠矣必有善惡之積亦大矣而其慶殃之
餘宜乎遠矣必有善惡之積亦大矣而其慶殃之

置十科以舉武事
○詔四川宣撫使班師吳璘還河池
師入曰振旅河池縣名曰班

金人復取新復十三州三軍史浩議棄陝西

三路故也
時璘汧詔以帝初政不敢遠即退師金人乘其後璘軍
綱目斷云新復州軍皆宋故上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地
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特和議不脩戰畧中原之境
委為外物東南之疆視為永圖吳璘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
恢復之大機苟非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可也夫
何詔之班師新復州軍皆宋故上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地
猶可追高宗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父冤請復其官爵錄其
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
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
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雖在其
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以用之哉然則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
飛之父冤寬天下所共忿也浩初為相而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
有愛于鼎光
與飛者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關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

朕倚
如長
城

張斌
明敏

辛次
膺
直

官帝以議和召浚卿及浚子斌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
用師淮濡而宣及江河邊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浚卿問浚動

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太宗曰昔隋煬帝勞中國築長城以

廷震恐浚言比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屯盱眙濠瀘盱眙軍名今為

斌年少為機宜文字內替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索隱曰古者

以書來求海泗唐鄆州之地及歲幣○以張壽參知政事辛次膺同

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

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

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罔皆被論罷每童疏一

出天下違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以龍大淵知閣門

事曾觀同知閣門事尋罷初命下張燾切諫不從於是中書舍人張震

周必大繳其命遂寢○張壽龍以論龍大淵不○夏四月張浚使邵宏

淵帥師次于盱眙李顯忠師次于定遠定遠縣今○五月李顯忠復

靈壁遂會劉宗淵復虹縣金泗州守將蒲察徒穆降顯忠自濠梁渡淮

至陡溝靈壁縣虹縣俱屬鳳陽府濠梁郡金都統蕭琦用楊子馬來拒

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

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字將蒲察

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許宏淵之卒奪

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

招撫西將

復宿

捷無此

帝銳意恢

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殺後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趣之乃始渡濠登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史浩免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償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朝含冤萬世及退誥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倖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

王明十史浩

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鋤戰反吟與堊同戰之起也時秦削兵器故但存戰把耳擾棘矜亡秦勝廣陳勝吳廣也秦二世無道勝廣判于蘄州自立于楚望中原時御史王十朋因論浩懷奸誤國等八罪乃罷知紹興府○張浚知盱眙○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顯忠為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為副使○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張浚還揚州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符離縣名在鳳陽府宿州獨以所部力戰百餘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軍射却之宏淵顧眾曰

符離

北今併入州睢陽縣名今顯忠擊却之金紇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

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請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排兵不動顯忠

當此盛夏搖扇于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至夜軍中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李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顯金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師頭務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力捍禦斬首二千餘人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比角敵兵三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砍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師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償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款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宋史論斷曰宋之委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也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朝廷新立金虜無可乘之釁江南無可分之兵張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檄召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浚斃然不聽乃曰非太尉不可此所以有鄜州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師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又若鄜虜與王德之不相下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潰而死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中原豈止于浚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不能何雖然浚不能用非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田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不能禁驚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蒞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以楊存中為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貶張浚為樞密使充江進宣撫使徙治揚州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

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治揚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議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脩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棊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則掣肘掣言為所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棊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童自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

庭芳胡氏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安置招撫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師退責授果州今順慶府是團練副使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大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為宏淵所忌竟無成功惜哉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奸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事耳○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金**以孔總襲封延聖公○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統右列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盧仲賢如金師

金人
州地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志寧以書貽三省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
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
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
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
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耶力陳六害
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
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
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
從也○復以龍大淵知閣門事曾覲同知閣門事○九月楊存中罷○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
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

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蜀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
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呂本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
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
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為之志知廟謨有出
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
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柰何
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
安淵進兵佳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強寇
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干當時甚哉任
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思退也○盧仲賢有罪
削其官秩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
四州之地○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時郡臣多欲從金
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閣安

張浚
諫和
非之

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
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
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
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
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忱他日復誰為陛下用
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
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目斷云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人之讐
暴白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如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
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群臣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
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議者蓋由佞偷安之
陋習而不能改也吁亦過矣金虜憑陵累無忌憚矧帝所目擊而不
容已者既而議之未史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直
書于冊義自見矣

胡昉
如金
被執

○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前
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
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
許四郡也若歲幣則候洋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
行恐其辱國不止于仲賢領先馳一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
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無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以汪應辰
為四川制置使○召峽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冲晦處士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
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

○詔王之望次于境上胡昉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
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
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川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
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宗胡新安曰觀此言則知孝
孝復繼之志何其决也

湯思退張浚之計

二月胡昉還自宿州金僕散忠義以宋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三月詔張浚視師于江淮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敗為戒時浚所招採山東淮比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江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西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虜聲協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淮比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瑀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

罷張浚福州

○罷張浚判福州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餘干縣名今屬饒州時浚既還尹穡復上疏劾浚用兵之非浚亦上章乞致仕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保信軍名今戶州府辭改醴泉觀察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

張浚
盡忠

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於是年八月行次餘干得疾手
書付二子杓棡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
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嶽之一也張浚
至衡不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言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功為
遠故云

朱晦庵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
之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讐耻
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畜其功使公困于讐忌之
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
以異于禽獸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其功盛哉惜乎浚之功未遂而
會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讐為義理之
當然稱叔侄之國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輒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
四十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深嘆哉
陳四明曰史謂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
勢時時與舊成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方畧之宜
故一且起自疏遠當拒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汴京親見二
帝北行皇族繫虜生莫于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
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
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以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故時論以浚

浚所
以不
及亮

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
玠故遂殺曲端亮得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誣之茲所
以不及亮也
互瓊山曰浚卒不書官何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
其心不可謂不忠于宋也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
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耶揭後所以宋
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詳見宋史下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
比之于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意○按何彥登家藏朱文公墨跡
有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事當時執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
所記則多或未同常以為恨本朝楊文貞公士奇亦為之跋觀文公
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
行狀浚之子棡為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為之諱也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洪遵罷○錢端禮還自淮東極言淮

東守備疎畧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詔准泗州撤戍兵○罷城壽春

○散軍營營兵○八月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以魏杞為金國通問

使次于盱眙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一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

附人杞陛辭對曰臣若將旨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

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丑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浚卿黃中龔茂良劉琪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師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惜民為言而已○王抃如金師○詔擇日視師○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湯思退既免帝思允文之言故用之○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周葵罷○王抃還日金師○金人侵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免○王抃如金師○

王之望免

十二月魏杞自盱眙如金○以錢端禮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壑恩及去蜀士○金高景山取商州○及金平赦○洪适如金賀生○金主命以女直字譯經史

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十二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召楊存中還○魏杞

至金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

討司○二月帝朝德壽宮遂從太上皇帝幸四聖觀德壽宮在杭州府鳳凰山之東

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宮節度使昭慶宮今湖州府存中出入

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

之後二年卒衄女六反奔走也亦敗北也○陳康伯卒○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具言天

始正敵國禮

子神聖才傑奪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協杞去大字祀拒之卒正敵國禮指歲幣不發歸附人而還帝慰籍甚厚○夏四月金使完顏仲來金主許和乃遣仲來報問其書下不書尊號○吳璘入朝五月封璘為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新安郡府今漢中州○金以僕散忠義為尚書左丞相紇石烈志寧平章政事復成河南○六月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以令德為安定郡王今平涼府定州○秋八月立鄧王禧為皇太子大赦禧帝長子也○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參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丙戌二年

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十三年○夏天盛十八年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

動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政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

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

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金命女直人習進士業○以

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五月葉顥罷○以魏杞參知

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希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以劾

子受金失實○詔吳璘復判興州○冬十月詔兩淮總鎮所得自造會

子○當諸路營田○十二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尚

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蔣希參知政事陳浚卿同知樞密院事○置

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無樞密使益欲使宰相知兵

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詔以宰相領見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

觀為福建總管龍大淵曾觀持竊擅權龔茂良劉度胡沂張震周必大

鄭聞當除右史其當除其官信乎俊卿以適言質于帝曰臣不知此特

除日兩人實聞乎抑其密司而布之於外以竊美陛下之威權也帝曰

朕何嘗及此卿○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帝幸玉津園

言甚忠遂出之○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王津園聚景園○秀夫人張氏實薨

帝成服于後苑○夏五月四川宣撫使吳璘卒詔制置使汪應辰王管

宣撫司事徙治利州今汝寧府廣元縣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

十年傑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

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

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

孫武三駟之法

評浩曰戰勝之功固非無才者所能然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才乎此慎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猶不可用以為將軍也吳璘知此非嘗試而不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為將者之所當法君相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常試烏有不勝其任哉

○六月以吳挺為興州都統制利州安撫使挺璘子也○以虞允文為

四川宣撫使○皇后夏氏崩○秋七月皇太子楷卒謚曰莊文○攢安

恭皇后于臨安府之脩吉寺○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立戊辰

雷葉顯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顯杞相顯為人簡易

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以陳俊卿參知政事○

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初為翰林學士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

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

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心將諫然敬信而其功烈

劉珙言二帝三王之

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勞而應事之綱在我使其移于耳目動于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剛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戎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十二月金主以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肇州在遼東三萬衛西北賜以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及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義也因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陞擢朕以此為戒止取實才用之近聞肇州同知移刺延壽蘇州人下保定府蘇州是在官汚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薦

房子可典城牧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援以臨民職任又曰朕治天下方與鄉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鄉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又謂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矣又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躡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又諭宰臣曰鄉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又云海陵時修起居注不在右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春二月以蔣希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詔蔣希常朝替拜不名希辭許之○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三月以晁公武為四川制置使○夏四月禮部員

李素
上續
通鑑

金主
不信
佛法

外郎李素上所脩續通鑑長編素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
九悉力研覈故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五月行乾道歷○金主命自今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金主雅尚儉
素嘗謂秘書監移刺子敬曰唐虞之時未有垂飾漢惟孝文務為純儉
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
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天子生日及歲元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
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力賜寺僧通鑑梁武帝成通
初捨身于同泰寺
道宗成雍中以
民戶賜天下僧寺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食羊三
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為
惡而曰祈福何福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
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又曰朕

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六月蔣希以母喪去位
○召福建總管曾覲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
因召覲至帝欲畱之劉琪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
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浚卿亦言之覲快
快而去○秋八月劉琪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
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帝不悅琪遂罷為端
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畱之不聽○冬十月起復蔣希為
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以陳俊卿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國用使○十二月蔣希乞終喪許之○西遼承天太后普速完弒其
夫蕭朶魯不其舅蕭幹里刺起兵誅之復立仁宗子直魯古為帝普速
完與
采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采魯不為東平王而弒之采魯
不之父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等

俊卿以人為用
已任為用
允文館文
如錄何

○巳丑五年

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天盛二十一年

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

田官○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殄斷傷目故也○六月帝始視朝陳俊卿言

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

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

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

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召曹觀入見

復以為浙東總管陳俊卿虞允文諫故復出之○八月甲申朔日有食

之○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

以用人為已任允文亦以人十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

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六年

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三年○夏天盛二十二年

春正月以黃中為兵部尚書兼侍

讀○二月詔均役限田○三月以王朴知閣門事○帝從太上皇帝幸

聚景園○罷四川制置使司晁公武與王炎不協故罷○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

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故政中貴人皆側目時賜發運

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緡音綿絲也一貫千絲也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

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

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

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雖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

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陞

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

金主不許夏主請封臣

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
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夏**相任得敬分其國以
自封夏主為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并却其貢物宰相李石等曰事繫彼
國我何預焉金主曰彼迫于權臣耳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日迫于賊臣
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初夏
孝嗣位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為相陰蓄○閏月以范成大為金
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章奏且言受書式懷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捧
跪進帝降榻受書以後內侍金主初立使以者至陳康伯令伴初進國書
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比故事帝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
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
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屢耶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

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
而如舊緘音遞至指輩洛以為言華居疏反洛力各反蓋既云廢祀欲
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襯亦當並發於
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黃車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
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
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又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
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
矣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
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
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
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

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和議初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帝深納之○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得敬密通宋以求助宋以書○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視而自立皓明弟也○十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雄初為起居舍人請置局議恢復帝喜故用之○召魯覲提舉佑神觀○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也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而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與爾國葬之耳華周惠公封火子班于華是為東周漢置洛陽縣今屬河南郡

辛卯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元年

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帝尊號

天作敬圖

曰光堯壽聖憲天辨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金主命群臣勿得相饋獻時尚書首臣奏汾陽節度使今汾州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首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哉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帝作敬天圖取尚書經中所載敬

位太

綱目斷云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于敬而敬莫大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于汙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于師傳之賢者于此可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愷為魏王○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堯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林天台曰宋自徽宗欽宗北轅高宗南渡雖遣使通問屈已講和而二帝之信終漠然而無聞徽宗以紹興五年崩越二年因何薜還自

金始知而成服又越五年始克歸其喪欽宗以二十六年崩越五年
因金使高景山來索漠淮之地始知而成服越一年乃以哀冕塋于
招賢寺蓋無望其喪之來歸也嗚呼若宋之受辱於金可謂至矣及
孝宗皇帝立始正敵國之儀而朝廷之士大夫少有不生氣符離之敗又
沮於湯思退之謗說陰遣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則孝宗雖有卧薪
嘗膽之志張浚雖有捐軀報國之思亦將如之何哉故賢才之進退
繫國家之存亡可不畏歟夫賢者退則不肖者進矣而胡銓謂舉朝
皆婦人誠哉是言也今日遣一使以求稱叔侄明日遣一使以求成
宗朽骨下同凡庶故金王謂趙維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
山陵彼豈不知暴露于風日者不顧而埋藏于泉壤者蓋借山
陵以求鞏洛其志在我矣故劉焜謂有恢復之形而無恢復之實使
勇謀我日深備我日嚴是誨之也然宋之無望欽宗之歸已兆見于
招賢之疾而孝宗之立則于欽宗之屬味何暇更計其存與亡也哉
故金之塋欽宗者薄孝宗耳薄其所為而姑與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
賢也不然朱元晦謂四十五年所爭者受書之儀則宋之君臣其無
志焉可知矣

○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
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

張說論張

起復劉拱密院至事不

員外郎兼侍講張拭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
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詔
說遂奉祠○夏四月以曹覲為安德軍承宣使安德軍今保寧府○帝從太上
皇帝幸聚景園○詔皇太子領臨安宮○五月起復劉拱同知樞密院
事為荆襄宣撫使拱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庸庸下無以逾人叨竊大
位積有歲年曾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為罪復加錄用起之衰經
之中付以樞筦之重懇辭再四溫詔未允重膺委寄界以荆襄軍威之
任臣感激厚恩悲痛魚已然欲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
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居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
心又有不能已者方疾病呻吟伏自思念至于旬月竊思先正范仲淹
嘗於服中上宰相書以謂豈可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

朝廷
元氣

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比身既不可起口又不復言一旦死亡
抱恨泉壤故敢為陛下盡言之庶幾聖心感悟亦報德之萬一陛下付
臣以荆襄之任者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
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
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留意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
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
利害之大則不在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
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和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
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臣雖不才恐可備使令於異日
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劇強固則荆襄難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
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宜何謂大計恢復是也祖宗

陸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九朝在天之靈九廟謂太祖所以
責於陛下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於陛下孰有大於恢復者乎陛下天
錫智勇生知神聖英武同符藝祖恭儉上侔仁宗卑宮室菲飲食惟恢
復是圖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是念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著者
何耶臣謂今日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也夫大抵有實無形則
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
位於破燕之後弔民間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下幣以招賢者幾三十
年益以富強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
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累無備預及諸葛亮師出祁山祁山在鞏昌戎陣
整齊魏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
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

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彼之國
勢事力雖未必及往時之盛然席累勝之勢兼數大國之兵蜂蟻有毒
古人善喻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
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紛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日深
備我日嚴是誨之也中外文武之臣與夫歸正之人以僥倖之狂圖為
恢復之上策聽其言似忠於國察其實及為身謀以此竊取美官坐致
富貴者多矣而於國計實無分毫之補張唐聲來實禍巨竊痛之所謂
有恢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備已也求賢也郵民也用將也養兵
也以脩已為本以求賢為先以郵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
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此內修之本也任
賢使能見於蒸民之租家於郵寡見于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

治國
在
身
念
之
一
一
間

之簡車徒政事之太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慶賞
號令之間禮樂刑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
之積一念之正湛然於方寸之間則見善以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精
神之運心術之動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已之難也
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
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
揉而治亂分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兆
於此甚可畏也自古盛帝顯王未有如堯舜禹湯宜無待於脩為者然
猶汲汲皇皇或舍已從人或拜昌言或盤盂有銘几杖有戒孟子曰大
人善曰禹拜昌言大學曰湯作其所以如此者豈非念慮之間深可畏
盤銘太儀禮曰武王作几杖銘耶陛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無侈靡之娛無遊畋之逸前世人主之過

舉悉無有也然而治效未應則在陛下及已而求之耳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以為是而今以為非人有始以為賢而終以為不賢無故而然即欲思其故則應事之間用人之際當念前日之差當今日之是願陛下退朝之餘清閑之燕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懼其害吾之仁也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欲其輔吾之德也使聖德日新又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下而至於任將帥治軍旅以及於大綱小紀刑名度數無不畢張朝廷既正元氣既固則疆場自安用之以弔民伐罪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嘆側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邪正未

必盡別賢否未必盡分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桑嘉如仲山

甫孝友如張仲者乎

吉甫江陽人周宣主時為大將○仲山甫河南人封樊侯○張仲吉甫賢友也若猶未也

惟陛下留神揀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庸豈無人材今田野之

間草廬之下安知無卧龍鳳雛

諸葛亮即人徐庶稱之為卧龍○在

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

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鐘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

風流薄尤可歎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既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

倒竊寵榮甚至於倚托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之氣日益消沮利害之

實進於上聞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大之詔未

賞不卹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

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趣辨目前苟

洪言
直臣

巡遣罰不過巧名色以科款給文引以追呼峻鞭朴以恐赫歲計一辨
則能事畢矣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
窮悴生理蕭條饑寒切身甚則思亂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
人臣恐邨民之實未盡也築壇受鉞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去故
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昔之倍克豐已股下媚上逐之當美而新所
棟擢多膏梁子弟平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又使悍將廁於其間
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猷如方叔維幹如召虎者乎方叔周宣
王卿士也
因蚩刑比皆殺王命之南征軍行乘芭而食故賦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猶○召公召穆公也周宣王虎虎往江淮之野偏治其事以布王命而
曰文武受命夫鵠之老者搏擊尤峻鷹之飢者側翅隨人梅聖俞鵠圖
序鵠之健者
必善搏擊○載記慕容谷五王
俞鷹飢則隨人飽則高飛也少年有口辨未必皆人材老将之餘過未必
可終棄比曹非忠肝義骨惟官爵是圖惟財貨是欲要當各惜官賞以

用將
之實
未盡

以待有功若無事之際陞行遷美官位已高祿已厚方富貴自奉志得意
滿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
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常不養立然而古之所謂士卒者有推牛
醢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宋開寶初董遵誨鎮夏州召諸侯酋長諭
以朝廷威德宰牛醢酒宴之衆皆權悅不
敢犯界○新語楚立先王生年七十齊孟嘗君見之曰先生老矣答曰投
石超距逐麋搏豹臣已老矣使吾出辭以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
注超距跳躍也故勇於公戰聞敵爭奮為主將者有投驂之惠有吮疽
或曰蒼頭撞也故勇於公戰聞敵爭奮為主將者有投驂之惠有吮疽
之恩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軍膠者投于河令將士迎流飲之軍驂不
同其苦卒有血故愛之如子弟之衛父兄蔽之如手足之扞頭目今則
不然刻剝之痛勞役之苦怨詈之聲有不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
卒視主將如讎仇臣在邊庭嘗以朝命為大軍招兵堆積金帛無一應
募者豈非以從軍之難故邪軍籍有關則扯拽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

養兵之實未盡

言理財之實

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之有子弟其父母皆以賄賂上下惟恐主將
 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竄名市井甚則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
 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鬪乎近聞馬軍移屯建康軍士
 數十年積累家業一旦蕩然倉卒貨易率皆賤售至於舟船之所覆溺
 道路之所死亡愁嘆之語流聞四方而又建康岩屋滅裂未免暴露生
 士卒怨讎之心沮三軍勇銳之氣况望其闔如虓虎如雷如霆乎臣恐
 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兵
 廩少餘積內政未脩何以外攘又况今春地雷不震泉脉不通總晴數
 日而旱氣已可畏似聞江東西湖南北旱暵尤甚道路之傳已謂豫章
 鄱陽一帶開倉放穀又如昔歲矣未知信否左右之臣不憂民勞兵怨
 盜賊將竊發于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比漢書臧宮馬武烏桓
 抵掌志馳伊吾之比

恢復上策

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
 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根本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
 增脩德政求賔番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
 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
 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舉朔方之役犁庭掃穴周厲
 犬戎六月興師前漢
 匈奴傳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如是而祖宗之世雖不復中原之境
 土不還臣甘受妄言之誅如其不然豈惟恢復之功未易遽圖而意外
 倉卒非常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審任事之臣曾為陛下言及此而
 宵旰之餘亦嘗念至此否乎臣誠愚昧不達事机竊不勝其憂懼每恨
 身遠闕庭無路自達誠不自意聖恩不忘威命下及懇辭之際可效一
 言敢昧萬死一二陳之惟陛下留神省察至於上嬰龍鱗說苑云龍喉
 下逆鱗經尺

嬰之則殺人下忤朝士亦惟天下裁察而保全之臣不勝萬幸臣實疾
 人主亦有之病筆畫不端遙望門庭臣無任戰慄殞越之至取進止時六詔起之而
 瑛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
 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記子貢問曰三年之喪卒哭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
 利者吾弗如也注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喪大記
 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并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固
 此權禮也并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者也辟音避此固
 以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今以陛
 下威靈邊郵幸無大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
 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寢前詔○秋七月加四川宣撫使王
 炎樞密使○九月帝從大上皇帝幸東園○安定郡主令德卒○冬十
 月金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

五瓊山曰金人或書女真或書金者何春秋書荆楚之例也胡安國
 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
 惡其稍夏不恭故狄之也至二十一年書來聘稱人者嘉其慕義自
 通故進之也夫楚祝融之苗裔鬻熊者為周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
 熊繹於承子男之舊是楚國者先王之所封也春秋猶且或
 書或不矧女真化外夷狄其所建之號乃其所自為稱者哉

○金主幸太子宫謂太子曰吾見在儲貳之位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
 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
 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終之如此之事朕
 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
 愛命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
 爾於李勣魚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
 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群
 臣稱萬歲

朱熹
主台
學三人
淵源

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答善院事○粥營田○二月贈蘇軾為太師○
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聚景園○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以朱熹
主管台州崇道觀喜徽州婺源人婺源縣在徽州府城西南少有志道之志父松知
饒州病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死汝往事之熹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
州同安主簿罷歸同安縣在泉州府城西南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彦得伊洛之正
遂徒步往從之故其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主於居敬嘗謂聖經
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
研窮聖賢之經而注釋之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既上封
事唐制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則廷爭小則上封事按漢徵密奏皂囊封言而言金人於我有不共
戴天之讎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

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蒙之淺深徐起而
圖之隆興初復召入見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
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又
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
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劉子輩太師
忠顯公幹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與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
興化府今屬福建道武夷山在建寧府崇安縣南不出者十七年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
講學外無雜學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
初熹從子輩遊子輩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朱熹得道統之
正自子輩始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屏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東南以形似因名○胡憲安國從
子也生而靜懿不妄笑語必居危坐特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

色人犯之未嘗校與化中與劉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泮程頤之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郡名今重慶府涪州誰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又未有得定曰必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日與學者訓釋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不一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輩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泮其學為多仕終秘書省正字○劉勉之從誰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唯與胡憲劉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

白水

正自勉之始○金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金主嘗謂宰臣曰宗室中有不任官事者若不加恩澤於親親之道有所未弘朕欲授以散官量予廩祿未知前代何如左丞石琚曰陶唐之親九族周家之內睦九族見於詩書皆帝王美事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聞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勉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之也○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故也○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與張說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復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復罷姚憲密書樞密院事○金

初以策試國子每策一道五百字以上成尋加論一道論之策論進士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按初詔改元淳熙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遂改淳熙

春正月交趾入貢詔封李天祚為安南王○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

文卒以鄭聞代之○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事○以

薛良朋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

說免帝庶知其欺罔也○以楊俊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加曾覲開府

儀同三司○冬十月鄭問卒○金圖畫功臣于行慶宮金主思太祖木

宋創業艱難求當時群臣勲業最著者二十一人圖畫于聖武殿之左

右庶道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斜本秦王粘沒喝宋王幹離不梁

王兀术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谷神金源王婁室

楚王謀良虎魯王閣母金源郡王銀木可隨國公阿離合漢金源郡王

趙古乃豫國公滿家奴全源郡王撒離喝完國公劉茂宗特進幹魯古

齊國公韓企先特進習思○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以龔夔良參

知政事○楊俊罷○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以

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夏為四川宣撫使范成大為制置使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禧八年○夏乾祐五年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申對策

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

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

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楊申對策

宋史斷曰史稱孝宗有志復讐愚切以為信然及觀蜀人楊申對策

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始知孝宗不足與有為矣蓋笑為宋祚高

孝南遷正君臣泣血枕干之秋豈元首色荒忘戰之日昔越勾踐為

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及國乃苦身

焦思置膽于座坐臥嘗之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析節下賢厚遇賓客

賑貧吊死與百姓同其勞苦故二十餘年一舉而遂滅吳今孝宗所

遇之世固非勾踐之世也所遭之難尤非勾踐之難也正宜勞心焦
思嘗膽卧薪下天下之賢養天下之士俟天悔過然後振揚威武用
雪讐耻庶可以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孝宗其心草昧處窮安樂
紀嬪之滿前惡論兵之大計遂黜楊申寅之第五夔夫太難未平武
備不脩而色荒遽作猶謂有復讐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
也雖然宋主無志興復豈獨孝宗為然靖康間高宗親罹其難幾至
亡滅猶尚不思憂患以禍為樂况孝宗乎不然何以于紹興十一年
惡岳飛言兵刃召其父子殺之十四年復教坊樂工四百十有六戶也

○夏六月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使○秋七月以劉崇之

為四川總領提舉右史崇之領之族建寧之麻沙人與太師幹皆其同宗也○八月以湯邦彥為

金國申議使九月乘衡罷○沈復罷○贈趙鼎為太傅追封豐國公○

高麗趙位龍以慈悲嶺至鴨綠江慈悲嶺在朝鮮國平壤城東鴨綠江在朝鮮國城西北四十餘

城叛降于金金主不受曰朕懷餒萬邦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

位龍遂伏誅○二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

月帝詣德壽宮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先聖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

金主不受
地叛臣

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祚明廣慈太上皇后十二月朝德壽宮行慶
壽禮大赦○以劉珙為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寧行軍

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六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四

月金主命京府設學養士金主嘗從容與從官論古今興廢事由經籍
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
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
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
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又謂太子等曰大
凡資用當務節儉有餘可周親戚勿妄費也因舉所御服曰此服已二
年未嘗更換尚爾完好汝等宜識之又謂宰相曰朕年老矣恐因一時
喜怒處置有所不當卿等即當執奏毋為面從成朕之失又曰今在下

金主不惑釋老

僚豈無人才但在上者不為汲引惡其材勝已耳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使既危而安然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般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五月安南國王李天祚卒子龍翰嗣禮翰音○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時龔夔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或諉之會熹方辭之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冲佑觀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唐建名武夷現宋賜名冲佑

○楊邦彥有罪竄于新州邦彥至金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帝怒其無狀遂竄之

○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加劉珙觀文殿學士

○立賢妃謝氏為皇后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春正月行淳熙歷○高麗致貢于

帝謁孔子

金謝不納叛也○二月立帝謁孔子遂臨大學○以胡元廣為四川制置使○金堊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廣寧府名今為衛屬遼東權使司○夏六月龔茂良罷以帝將用史浩故也○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粲從祀孔子廟庭○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夏獻百頭帳于金主郤之○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戌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

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以陳俊卿判

建康府○以朱熹知南康軍○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

臣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挺為利州西路安撫使知興州○秋七月觀

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番守劉珙卒五年

劉珙卒

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于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斯後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出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吏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記曲禮以苞苴問人注問猶遺也苞苴直裹魚肉或以藟或以茅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

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西僚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以子棟為安

定郡王○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

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

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

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

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

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于從義無毫髮滯吝

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使節死義之

聖門
有人

臣難得忾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

許浩曰仗節死義之臣世固未嘗無也然未遇乎變群然雜處于衆人之中果何以知之乎觀其心在于君而不愛其身乎犯顏而敢諫者是非矣然則犯顏敢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刀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愛君而不愛其身者能如是乎然其所以諫者懼其事之未善而欲其底于善而已君之事未善而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而必欲其底于善乎身任其遇而遇乎變有不忠其死乎曰是以仗義死節非勉也當死即死而死有不恤也若其依阿苟容以取容悅則是愛其自之入矣平居之間猶愛其身則其臨難之時失節忍耻而偷生以自免不言而可知矣其能以仗義而死節乎此張拭所以反覆為孝宗告也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敢諫者他日能仗義死節則於其諫其可以不聽乎其又可以罪乎

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忾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忾知撫嚴袁州靖江江陵府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為條教

杖斤異端毀淫祠

一時詞臣之冠

朱熹上言極言政事

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浮詞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忾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以大卓然先有見者也忾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忾嘗言曰學莫究于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盜書樞密院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冬十二月以朱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理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是年大旱熹上疏言天下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識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

或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喜以疾請辭不報陳俊卿薦之趙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故有是命○謁禁洛學○嗣濮王士勗卒○金以衍聖公孔總兼兗州曲阜縣令○呂祖謙作大事記

（左瓊山曰）大事記者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迄于五代也至武帝政和二年未及成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精博規模宏大議論純一自曰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世祖公通鑑等書而參稽百氏之說既標其題而此書而間有所言論其有放其辭題也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春正月金追廢海陵王亮為庶人計其統○二月以士勗嗣濮王○夏四月安定郡王子棟卒○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子孫有中原祖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閩洛文獻之傳

為宗勞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雄之士皆歸心焉少辨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伯恭方是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八月以陳峴為西川制置使趙雄罷○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

質化氣能變方是伯恭學如

宰相以人為先務

朱熹提舉浙東

朱熹行法

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准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闕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郡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轉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辱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輦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艱良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后隨年斂散數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淨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并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于倉其法以

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一人通時行為社首其此軍及無行之土與有稅錢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須與不須頭者開為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百小口五十上歲以下不須置藉以貸之其以溫惡不實還者存罰綱日斷云枚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是時折東大饑薦熹是舉熹募集米商量加賑血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下准行于一路而且行于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且諸路之民均被其澤矣故持畫以深予之

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夏乾佑十二年春正月樞密都承旨王抃有罪

免○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

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子彤為安定郡王安定郡今平涼府涇州是

○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

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

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差主管口州崇道觀

李壽
上續
資治
通鑑
長編

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

事○李彥穎罷○二月內侍提舉德壽宮陳源有罪竄于郴州源恃恩

專恣其所後亦補官帝聞而惡之籍其家○三月知遂寧府李壽上續

資治通鑑長編凡六百八十七卷○夏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故

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

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

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

既同矣而謂己之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

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

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者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攷

尤袤
言不
宜註

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

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

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惑肆偽詭異以干治體

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後世直學

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

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

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

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

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奸真偽相亂耳○秋八月以施

師點黃洽參知政事○九月金譯經史子書成命頒行之譯易書論語

金譯
經史
子書

子書
孟子
老子
揚

子文仲子列子及新唐書金主曰朕所以譯五
金主謂宰臣曰女直進

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
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以雷正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甲辰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西遼天春三月金主如會寧金主謂

上京祖宗興王之能地欲與諸王一或雷三二年以汝守國譬之農家
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到克家子况社稷任重尤宜畏慎常
時觀汝甚謹今日能行朕意乃見中心孝也太子再三辭以不講政務
乞備扈從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諂邪久之自熟太子
流洩左○五月金主至會寧○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巳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西遼天春正月金主宴其宗戚于光

德殿○夏四月金主宴其宗戚于皇武殿遂還燕赦會寧府放免今年
租稅金主謂群臣曰

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
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忌朕言遂宴宗室宗歸于皇武殿曰尋

常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於是自歌其詞道王業之
艱難及繼迷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

觴上壽皆乎萬歲○六月金太子允恭卒○冬十二月帝上太上皇帝

尊號于德壽宮太上皇○以趙汝愚為四川制置使○金主以其孫原

王麻達葛判大興尹麻達葛金主嫡長孫太子允
恭之子也大興府今順天府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春正月庚辰朔帝詣德壽宮

行慶壽禮大赦○夏五月金以原王麻達葛為右丞相賜名璟金主嘗

謂宰臣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

朕既不知卿又不薦必侯全才而后舉蓋亦難矣如舉其人長于某事

朕亦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才當今

急務也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也又曰起身

刀筆者雖才力可用其蘊介之節終不及進士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

薦舉人才當今急務

論宰相舉人

無薦舉何耶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
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參政張汝
霖曰曰臣等苟有聽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金主曰春秋諸國分裂土
地褊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耳今朕自勉庶
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之法霖有慚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天下之廣豈得無人唐之顏杲卿段秀實皆節義之士終不升用亦當
時六臣固蔽而不舉也卿等當思親故而舉忠正之人朕將用之又
曰朕治天下事有不可者各當面陳以輔不逮慎勿順以取容卿等致
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為今日之幸后世以為何
如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
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

金主始終如一

用人當自壯

勵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知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
時或怠又曰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今臺諫惟指摘一二細事姑
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又曰
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誦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
乎卿等居輔相之職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
施及子孫矣又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
格則往往至耄老此不思之其也且日用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
行過人豈可拘以常制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
之卿等未嘗肯盡力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
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又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之人用之朕雖不
聽謔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清聽從之矣又曰朕聞宋軍自來教習不

通鑑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番正
清儉

太上
皇帝
崩
行
喪

輟今我軍專務游惰鄉寺勿謂天下既安而無豫防之心一旦有事軍
不可用顧不敗事耶其以時訓練又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
四五味已厭饫之宰臣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金主曰天子亦人耳
妄費安用○秋閏七月以番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
裝僅書數篋而已人服其清○冬十一月梁克家罷○金立原王璟為

太孫

丁未

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西曆一〇七七年

春二月

以周必大為右丞相

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番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帝有

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帝崩于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

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崩帝號慟辟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

曰晉武雖有此意後

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練冠小祥帝曰當時
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
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
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
辛丑禫祭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鄭玄曰澹澹然安平之意文公家禮曰
大祥後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
閏凡二閏七月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常璞如金告哀顏
師魯如金致遺物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波瑤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
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
所不忍故也○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
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執杖如初○詔皇太子參決
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

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

深衣古聖人之法服也練冠小祥

帝曰當時

群臣不能將順耳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群臣吉服

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

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

辛丑禫祭

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鄭玄曰澹澹然安平之意文公家禮曰
大祥後中月而禫中間也與大祥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

閏凡二閏七月百官釋服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常璞如金告哀顏

師魯如金致遺物金主見其中有玉器五波瑤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

還之曰此皆彼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

所不忍故也○十一月戊戌朔帝詣德壽宮自是朔望皆如之○帝始

以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則衰絰執杖如初○詔皇太子參決

庶務○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金主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

人衣飾

戊申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八年

春正月丁酉朔帝詣德壽

宮凡筵行禮○皇太子初決庶務于議事堂○施師黜罷○以黃治知

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二月金蒲察克忠來叩祭○三月堊永思

陵在紹興府城東南寶山內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表以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

不與袁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

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金主宴群臣于神龍殿○夏四月祔高

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妨服故以布

素視事內殿雖詔入班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

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臣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
后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元魏孝

千載以來一人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于亮陰過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
之論發于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
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于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
皇慕親之孝根于天性事亡之敬發于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羊群
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
几筵衰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力攻

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金建女直大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

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

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

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

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

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其中願自今以往

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闕

四二

林栗
幼朱
學

果人欲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制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慶鄉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栎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偽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僧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

胡晉
臣
林栗

朱熹
論君
心及
六事

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停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大常博士葉適上封事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秋八月恩平郡王璩卒追封信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作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復心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賂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聽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林之流淵觀說林謂龍大淵勢熾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

言輔翼太子

言東宮之言

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渴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節奪取衣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宴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

言命
相不
得人

言振
肅紀
綱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物色謂形也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謂形也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

言風
俗之
弊

言內
弊

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敝于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媚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字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為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于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

諸將倍克

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
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
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
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為比較監司郡守
殿最之法漢書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
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倍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
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請
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
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唐裴度常
處厚以高
禹領忠武節度先是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貨富
人倍以酬恩及堦有命工大夫曰裴常作相天下無債帥矣夫將者三

章奏王事

執政指道學為邪氣

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
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步卒而猶望
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
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
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
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喜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
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奸擇師傅以輔皇
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
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七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
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巳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璟

立金主雍卒年六十七廟號世宗太孫璟立是為章宗

史臣贊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惟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豈虛語哉

○黃治罷○以周必大番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參知政事萬俟卨同知樞

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謂必大曰禮莫重于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

蕭瑒罷○更名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二月辛酉

朔日有食之○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平尊

壽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

史臣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賢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即位之初有志恢

帝傳
子位太

復符離避迨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咸去歲帛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干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立妃李氏為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安陽縣屬彰德府慶遠道軍名今為府屬廣西道

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乃不

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

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王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

皇甫坦所誤壽王亦屢訓之且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

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以譙熙載姜特立並知閣門事

東宮舊臣○金主追尊其考故太子允恭為帝尊母徒卑氏為太后○三月

以史浩為太師○夏五月以王蘭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即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秋七月金初設經童科○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五瓊山曰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為之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熹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特著之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二

○宋紀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及受內禪遂登大寶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于壽康宮○帝年四十而受禪

○庚戌隆興元年

金章宗景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年

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人對言曰近世之

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身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

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

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熙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

招採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中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

劉光祖禁道學之譏

際群克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
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
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陛下即位之初凡
所以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
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
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
聖心豁然求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
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
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
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
也謂吉凶未知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
安宿在何處

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
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綱而去之聖明在下而天下
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納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史臣斷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當勇而勇則雖鈇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為世大禁脔齊治平之理當世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母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臣激烈讀之慄慄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豈肯負無勇之名哉

綱目斷云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為綱維脩其身者以是道為楷範安可禁耶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鄙夫趁順風旨上章詆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學為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為左自是道學之名貶于世矣故直書以著其罪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秋七月以番正為左丞相王簡為樞密使
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簡罷以葛邲知

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金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元聖總之子也○知

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經界法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樹植之界之法也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三年春正月金尚書令徒單克寧卒

克寧為相二十年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益勤號稱賢相○金太后

徒單氏卒○二月行會元歷刊太史局劉孝榮造○冬十一月定定郡王子彤卒

○辛未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壬申合祭天地于園立大風雨

不卒事而還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

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柰

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

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

后殺黃貴妃

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睹

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于帝故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

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

風兩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

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帝疾瘳始視朝于延和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金郡僧道

拜父母親屬及居喪一遵典禮○夏四月以岳宗為四川制置使初雷

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氏謂吳玠子孫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

三將為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岳宗

往宗陸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立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
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以陳騭同知樞
密院事○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辛卯始朝
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每有慶會亦往往稱傳壽皇
之旨而免都人以為憂至是丞相雷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
書羅點給事中允表申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
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在復規諫帝悟
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
繼至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史臣曰春秋之法有累書以著其美者有累書以著其惡者累書以
著其美者如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之
類是也累書以著其惡者如宣公四年羊公如齊五年公如齊九年公
如齊十年公如齊十一年公如齊之類是也故曰書之重詞之復必

有大美惡存焉蓋以其美惡極人足為監戒而不容不備書也否則
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乃何事而當書于冊乎誠以光宗制于李后
閱月喻時而始一朝史臣不平因其朝而記之而因以著其失也故
觀紹興三年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四年正月帝朝重華宮十二月帝朝
重華宮帝從壽皇聖帝幸聚景園十一月帝朝重華宮十二月帝朝
重華宮書之又書而不憚煩然計之于三年之間亦惟六耳故史臣
謹事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如其一日而二朝而三朝則非惟
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騭參知
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汝愚楚王元○帝從壽皇

聖帝幸聚景園○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持國以經童入仕金主在東

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夏五月賜禮部進士

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

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婺州今屬馬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

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种放洛陽人與母隱終南山以講起賜錢帛養母母卒復賜錢帛助喪召授左司諫寵賚甚厚尋乞不歸山後數召至詢問據經以對頗多裨益從祀汾陰授工部侍郎召令

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即渡江而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

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于分寸

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陣正正之旗風雲雷兩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

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

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

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

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

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

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赴一

夕卒○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番正乞罷相不報正引唐憲宗召吐

突承璀事不許按唐憲宗召用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太尉

利州安撫使知興州吳挺卒四川制置使立宗命總財賦楊輔權安撫

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抑吳氏之權也○六月番正待罪于城外以召姜

特立故也○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晉臣與番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

陳亮 朱熹 呂祖謙 陳亮 對策 尋卒

五

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

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復以內侍陳源為押班○八月以吳曦帶御器

械曦擬之子也○金主釋奠于孔子廟北面再拜○以孔文遠襲封衍

聖公文遠珩之孫○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冬十一月始朝時

帝制于皇后又不朝重華宮群臣上童皆不從嘉王府翊善黃裳上疏

請誅內侍楊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

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皆不報○

召番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東番正出城凡○十二月帝朝重

華宮○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

宣帝然權臣擅國○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

生安在故有是命

金人問朱先安在

宗授以郎官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豈真有意于用之哉夫聖賢

之不見知于近而見于遠自孔子孟則然矣方孔子之在齊也齊之

君相欲封以尼谿而田而不果俾待以季孟之禮而不用及其德日

歸魯乃恐魯用之以霸而饋女樂以沮之孟子在魯而齊梁之君聘

之及其至也願安意以受教中國以授室已而忽其言之不來聽其

去之不及追故曰凡人未見聖若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孔孟

且然他可知矣所以然者遠聞其賢得之公論也近而即之謂其迂

闊無徑直便捷之方陳腐無奇備巧麗之言泥人之所欲行責人之

所難為是以不悅之有資在此而不能悅于彼所笑如奕者迷于當

已蔽于私意也故有之勉強一用不能以誰人而終朝如病者難于

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不能以誰人而終朝如病者難于

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真知而寔用之豈可以

甲寅五年金明昌年○夏桓宗純祐天禧二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于重華

宮○書皇聖帝有疾○萬邨罷邨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

○金主命購求遺書○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

實踐也

宰相引帝
跪諫

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于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侍講黃裳
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傳良請以親
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雜問
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陳
傳良以帝不往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戊辰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
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
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
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
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思事以謝且言壽皇正有一子既
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也顏師古曰大漸謂其疾大漸萬惟危殆
直諫文帝不聽亦隨而○初詔嘉王擴詣重華宮問疾從彭龜年請裳
引其裾帝竟從其言

太皇太后
代帝
禮喪

沈有開奏也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帝
稱疾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壽皇崩年六十八時帝既不出
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趙汝愚議請太后垂簾
漸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護累上疏不
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
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
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
祭禮太后許之

四明陳氏曰孝宗聰明英毅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
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善改臣稱姪戒去歲幣以定隣好
金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
休民生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
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新安胡氏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

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于史浩再出撓于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尹穡洪遵無非秦檜之為一浚豈能勝百榷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賦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真宗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惟末年陳賈請禁偽學唱道學之名以攻朱熹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為可惜也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七月雷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於雷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丁未正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雷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辟而

太皇太后
聖籙
聽政

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有輿五鼓逃去○太皇太后聖籙聽政以帝有疾詔皇子嘉王擴成服即皇帝位于重華宮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壽仁太上皇后雷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遣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果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告知閣門事祭必勝必勝乃與宣替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閔禮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琦五世孫而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適白汝愚遂令侂胄因張宗尹以聞太后不許明日侂胄復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闕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之意禮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

趙汝愚請太后立嘉王為帝

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曰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騭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果步帥閻仲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閣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大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甲子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

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帝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等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雷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帝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瓊山丘氏曰寧宗善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未至于瀕留也蓋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壽王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廖父子之間兩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殿饒光宗疾廖萬一不以其事為然又若何而處哉

立宗國夫人韓氏為皇后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大赦○以趙汝愚兼

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穎為侍御史黃文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作泰安宮○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果為武康軍節度使知閣門事武康軍今漢中府洋縣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衣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果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國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

始自此
此始矣遂力求補外○貶內侍楊舜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雜間之

罪也○以張震為皇城司檢法舍人震字轟車橫渠先生六世孫○八月安定郡王子

濤卒○召朱熹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

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也母文姜乃齊襄姜姜告侯使公子彭生弑公公薨莊公即位喪甫除姜復會餘于繇莊公不能制之也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

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龜年復言於留正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

為累耳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至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立吉兆有

召朱熹為侍講
天下第一人
乃可

熹議
不宜
信臺
史言

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不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

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
葬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而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以
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
之偏正力量之全否政故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
得而推今乃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之類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且
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以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且
臺史之言進退無據

類皆如此不足信也
宋新劉氏曰葬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坐九星形勢等說紛紛不一
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以道者猶有若熹言主勢強弱風氣
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
外山環抱者風無所入而內氣聚水山虧踈者風有所入而內氣散
氣聚者暖而雜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者矣擇水
土風氣二者為體魄計也葬處為穴而正而觀其穴之勢強之力量全
主勢觀其穴之主勢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神魂亦
宜未成感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危之象者豈不戚且

危擇穴道主勢力量三者為神魄計也熹可謂大儒矣豈非理而言
之於其君哉然則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乎此五者惟求夫死
者體魄雖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而熹又云宗社血食久遠之圖
繫于此豈以為死者猶根本生者猶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
搖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夫葬者
地也其得葬地又未必專由術也苟地惟由術而為之則擇術者
輒得其吉情于擇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於術以術之所擇通
天惟聽于地之所後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地
者不復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地何足以為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
精于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于王敦之毒手
於其書所謂改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衰封膺爵焉奕
萬世與天地相為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家能孕秀鍾神若是遠
大也子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于此異術也故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致遠思泥特以為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術也故曰雖小道必有
未始不之知也如其不知何足以為熹哉

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議生有旨脩葺東宮
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習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
以遂其奸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

說盡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整變服罪引匿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一日熹奏事行宮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于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叛離散亂之心此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

之際猶有可諉者

諉文惠反以言推托也又累也

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

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蹈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

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則

可以盡吾負罪引匿之誠克吾未嘗求位之心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

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一日

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五日五日至而不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

二日而一至以至于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然慕號泣雖言且辱有所不憚然

而親心猶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

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熹每有所講

編次成帖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

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

王幼學曰漢文帝崩遺詔短喪令天

下三日皆釋服宮殿中服大經十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

五日小紅十日緣織七日釋服

不明于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夫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為世

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絲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

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以給事中黃裳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並為講讀官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時講官賜坐以講趙汝愚請增置故也○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

為文臣帥趙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用○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

浸謀預政數請都堂留正使省吏論之曰此非知間日往來之地佐胃

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官不合作胃因問之于帝遂以手詔罷之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九月詔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嗣秀王伯圭朝

饗太廟此以孝宗喪也○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以京鏗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遺事納忠推賢

樂善篤于孝友○冬十月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瑞慶節詔不受賀以

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治甫為御史中丞楊木

法為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

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

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

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謂侂胄之奸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

度言蔡京擅言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

効一言非國之利也因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以

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舊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

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

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惟興大役以拂謹告

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厄于死亡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脩營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下几筵之奉不容少馳太皇太后皇太后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民之心必有扼腕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康定省之禮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開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若但一向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立未能旬月而

諫內
批進
大臣

言殯
宮宜
吉地

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然言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亂蓋以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諭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難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于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謂襲其跡而蹈之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下殯宮謂殯殮也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徇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拂天人之心以致災變

之類仍而貽禍于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
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于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復久
侍清閑之燕笑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裁冠闊袖象大儒戲于
帝前因乘間言喜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闊鄉蒼久
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
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對內批付喜喜即付奏謝遂行中
書舍人陳傅良及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
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言喜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
問逐喜之驟帝曰始除喜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立辨其故帝不
聽喜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氏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哲宗初年
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
恭先生又侍經幄未幾權倖媚嫉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
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藉于
此時矣

趙汝愚請祧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正僖順
翼宣四祖以來每遇
帝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王安石為政建議僖祖以上世
次不可知則僖祖之廟與后稷疑無異也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
祖東向是是無敢議者南渡後董全王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
普尤衰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欽宗
祧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
僖宣汝愚主此議喜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
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祧他廟也遷也孔子家語遠
世則改題主而即祧之此廟為祧注祧遠意也親盡為祧文公家禮易
云不祧言親盡亦不毀也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大
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取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

王室而無故毀及祖朝以快其私其不祥亦不美不報○十一月帝自
 重華宮還大内○以知閣門事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
 帝喪三年○塋永阜陵永阜陵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寶山內○十二月吏部侍郎兼侍
 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乃進批侂胄官一秩罷龜年與郡由是侂
 胄愈橫○罷中書舍人陳傅良○陳騏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
 鏞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
 畱朱熹也○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于宗室冀趙汝愚
 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
 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笑

資治通鑑大全十二卷終

